

吉光片羽自可珍

——读王兴舟小品文的感想

□何频

安阳是个古老而有生机的城市, 早先殷墟邯郸, 后来彰德涇上, 这里以商代的甲骨文和新建的中国文字博物馆为代表, 一脉相连, 拥有丰厚的人文历史背景。而且, 作为豫北重镇, 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 太行山、红旗渠、古黄河, 表里山河, 襟带晋冀鲁豫四省。京广铁路、107国道、京港澳高速, 形成南北大动脉。这样的地方, 名人辈出和文化繁荣是题中之意。当地人为此而自豪, 为了展示文化古城的现时魅力, 《安阳日报》为王兴舟特地辟出一个说文史、话风土、讲道理的专栏“耕雨堂胜谈”, 画龙点睛、别开生面。文章收束之际, 王兄特地相告。作为好朋友, 我几乎每天都要通过朋友圈读此妙文, 延续不断, 如展手卷, 由此获得营养滋润多多。我自告奋勇要说几句赞扬和感谢的话。

所谓“胜谈”是掉书袋, 打掉这顶文绉绉的纱帽, 直白地说, 就是闲话与小品, 加了随想录和杂感。

兴舟兄在日常为政工作中攻坚克难, 有体悟和觉悟而记录之; 业余时间披星戴月, 三更灯火五更鸡, 读书有得而记录之; 日常行走和出门旅行有所发现, 随手提炼记录之; 包括文友聚会及各色人等交谈, 获得闻所未闻的知识与谈资, 事后整理分类而记录之……这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看家本领, 是读书人的传统和基本功, 所得所成文字不拘长短, 统称之为“笔记”可也。这一路一直都有, 如山阴道上行, 应接不暇。以近些年规模化整理出版的《全宋笔记》为例子, 车载斗量堪称。晚近也不逊色, 如俞曲园的《春在堂随笔》《茶香室丛抄》, 邓拓的《燕山夜话》, 秦牧的《艺海拾贝》等, 笔记文体是一汪活水, 奔流不息且开放。但也不可轻看了此类文字, 并非野狐禅和轻薄为文者, 如阿狗阿猫都可以。有一道门槛, 不低不高——多读书饱读书是起码的, 关键还要有眼光和识见, 方可沙里披金。比如, 刻下流行说乡愁, 取材于家乡风物而写作的文字多多, 而

乡土的东西, 要经过文人的吸纳反哺, 方可发酵成为文化。一味而说“乡土的即世界的”, 那是误读。

我很钦佩兴舟的勤奋。勤奋与耐力有毅力, 关乎信仰。在网络和快餐文化成主流与时尚的背景, 他还坚持笔耕笔谈、集腋成裘, 如果没有文化信仰和自信, 不容易坚持下来。兴舟是林州人氏, 我们一道在林州淇谷山访古, 他告诉我, 人工天河红旗渠的决策, 就是受到这条前人开山引水的古渠——明代的“谢公渠”的启发, 而兴舟的父辈就是当年的修渠人, 他也算是“渠二代”了。故而, 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家乡工作的兴舟, 继承了父辈和前人的精神, 也是个文化愚公。

兴舟为文驳杂而精道, 得益于他的语言功夫好。写散文不是作传奇, 特别是小品文, 味同嚼蜡不行, 肯定没有市场, 平铺直叙,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也不行。“胜谈”并非无病呻吟之语, 不能局限于邯郸学步的水准。正因为不是虚构作品, 所以讲究作者的阅历丰富, 凡传世之作, 举例《酉阳杂俎》《阅微草堂笔记》, 诸如此类, 绝不

是冬烘先生出手可为。

从愚公移山的发源地济源, “太行、王屋二山, 方七百里, 高万仞”, 到林州红旗渠, 豫界之内的太行山, 逶迤南太行, 整个一个牛犄形的大转弯, 承载了很多故事人物和风俗传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也是“胜谈”一路, 我格外喜欢施蛰存先生的《云间语小录》。北山老人自述: “我是松江人, 在松江成长, 住了三十年, 才迁居上海, 至今六十多年了……使我很有些沧桑之感。闲来无事, 写下了许多段关于松江的人物、风俗、土宜、掌故的杂记, 名之曰《云间语小录》。”而自告奋勇, 为施先生编成这本书的学者沈建中, 也是我的朋友。

我读, 我还抄写, 我爱这个笺笺小册二十年了, 由衷向往就此模仿出一本书来。南太行通南北, 上上下下、里里外外, 这些年我不知道穿越行走了多少遍, 但是, 我的悟性、学养和文笔不行, 至今也不能为家乡奉献一小本《南太行笔记》, 深感力有不逮。仅从这点而言, 无论是兴舟已出版的书, 还是朋友圈里的文字, 我都是认真看的, 希望从中获得灵感与

借鉴。

兴舟的书斋名“耕雨堂”, 大胆将孙犁和周作人熔铸一堂。除了孙犁, 还有同样有名的老作家, 熟读周作人, 得知堂文法笔法亦多, 但是忌讳也多, 实则是受制于过去的文化语境问题。在《书衣文录》里, 孙犁题《知堂谈吃》曰: “至于他早期的文章, 余在中学时即读过, 他的各种译作, 寒斋皆有购存……对其晚景, 亦知惋惜。”可是, “人对之否定, 是因为他自己不争气, 当了汉奸, 汉奸可同情乎? 前不久, 有理论家著文, 认为我至今不能原谅周的这一点, 是我的思想局限。”

人是人, 文是文。不因人废文, 是古今中外通行的文化传统。兴舟将二者作文的优点熔为一炉, 用力继承, 表现了他的坦率与磊落, 反映了读书界的进步, 诚然也是时代和社会的进步。“耕雨堂胜谈”历经三年, 因为是纸媒写作, 很不容易, 称为“末班车”也说不定, 故稀有而珍贵, 对本地和对于作者本人, 都很珍贵。雪泥鸿爪留胜迹, 希望能早日集结出版, 乃善事和凤雅事一桩。

□焦文学

阳台上百合竹的枝头已吐出新蕊, 我静待它并不惊艳的花开。隔着薄如蝉翼且镶有“万条垂下绿丝绦”的窗帘, 向南眺望看好友居住的方向, 思绪翻腾……

像多数人一样, 春节疫情期间我宅在家里。有一天, 我刚吃过晚饭, 便带着一种喜悦和期待的心情翻看微信朋友圈, 看宅在家里写的抗疫诗歌《我幸福, 我生长在中国》有无朋友关注和点赞。还没等翻到自己所发的那条, 一行行娟秀的、用钢笔抄写的唐代王昌龄《送柴侍御》“沅水通波连武岗, 送君不觉有离伤, 青山一道同云雨, 明月何曾是两乡”的诗便映入我的眼帘。在中学时代, 她写的一手好字是我所追求的目标。看过微信后, 我立即点赞, 并留言: “向姐学习!” 少顷, 好友回复过来: “文学小妹, 新年好! 你是‘吹灭读书灯, 一身都是月’。”

看到此句我非常震撼, 一方面是她的文学功底随着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减退, 另一方面是, 她还如中学时代那般出口成章。最根本的, 透过微信上抄写的古诗可以看出, 读书学习她始终就没有间断, 反倒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了。我有像她说的那样勤奋吗? 曾几何时, 自以为为爱读书学习的自己, 也手机控或者电视控。白天在单位忙了一天, 晚上便给自己找借口放松和休息了。刷屏、看电视, 读书时间几乎全被占用, 自己在读书上也变得那么庸碌! 有消息说, 世界上人均读书量最高的是以色列人, 年人均读书量为64本; 其次是日本, 年人均读书量为40本; 法国年人均读书量为20本……而中国13亿人口, 扣除教科书, 平均每人1年读书1本都不到! 当然这并非官方数字, 也不十分精确, 但足以令人震惊和深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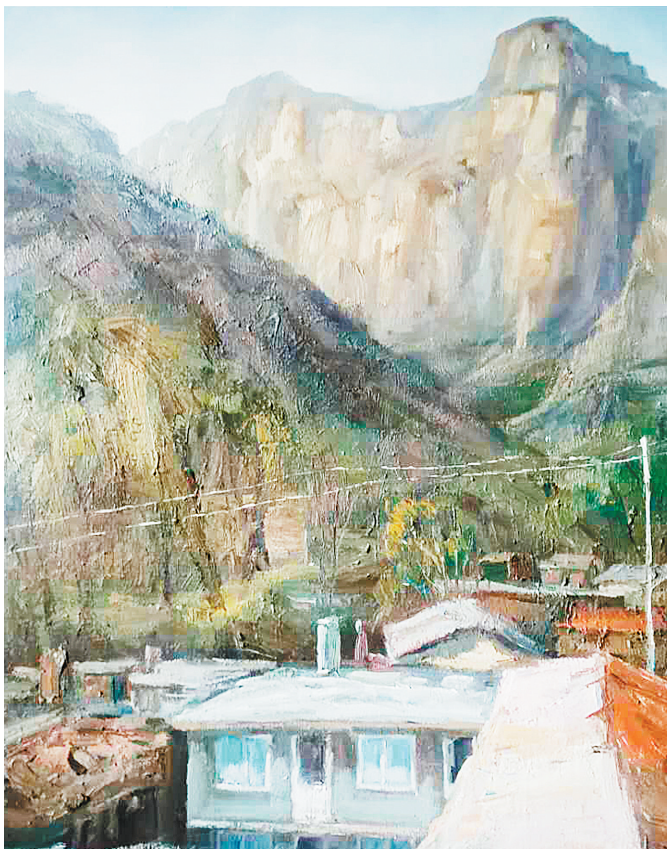
每次看到类似的消息, 除了自责一阵子, 之后我在读书上并没有很大的起色, 尽管业余抽空读书看报的时间也有, 但并没有强迫自己去读。

读罢这条微信, 紧接着又是一条更让我深思不已的微信文字: “不读书, 你连留言也写不过人家!” 微信图片是日本民间驰援抗疫物质的纸箱, 捐武汉的纸箱上面显示着“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捐湖北的纸箱上写着“岂曰无衣, 与子同裳”的留言。

毋庸置疑, 《诗经》、唐诗、宋词、元曲, 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尤其是连续五年的中国诗词大会, 更点燃了自己熟读、背诵古诗词的热情和梦想, 甚至也有过在后半生参加诗词大会的幻想! 但一路走来, 也都是三分钟热度, 看中国诗词大会比赛那几天, 熟读、狂背, 大赛一落幕, 自己也下课了, 成了典型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个现象, 也印证着自己的读书习惯。且不说中华诗词对国外友人的影响之深, 仅从留言便知他们对中国古诗词的热爱程度, 他们的读书热情和化用程度足以让大家学习了。而我, 对其中的诗句却不甚了解。

“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愿以此句自勉, 以不负好友“吹灭读书灯, 一身都是月”的夸赞, 我要向着“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目标迈进, 做个有书香味的读书人。

愿做通往书山的攀登者



太行人家(油画) □李海涛 作



绿叶深处鸟鸣脆 □江盟 摄

诗的循环

——扬子诗选《时光留痕: 纯和不纯的诗》代后记

□杨景龙

这本诗歌习作选分为两辑。第一辑新诗, 选99题145首; 第二辑散文诗, 选24题41首。两辑选诗123题186首, 时间跨度有26个年头, 即从1976年初春到2002年深冬, 从14岁的少年到40岁的中年, 20多年间, 随感随写, 诗稿累积总在千首以上, 可是几番挑选, 也就留下这有限的一些似诗非诗的文字。至于满意的, 一首也没有。

然则为何还要结集呢? 无非为了生命生存作证。从多梦时节的敏感少年一路走来, 如今人到中年, 感觉仍然不是十分麻木, 也就是说, 仍然没有学会世故, 因而也总是不够成熟。20多年来, 一直以一颗赤子诗心与现实相待, 其间的日常性齟齬, 真是一言难尽, 如果没有诗歌的忠实陪伴, 简直无法想象。在最无助的时候, 诗歌几乎成了唯一的精神支撑, 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读诗整天不吃饭, 写诗整夜不睡觉, 痛苦在倾情诵读和倾心涂写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地淡化了。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百感交集, 都包含在这些习作里。岁月不居, 人生空幻, 事过境迁, 一切都无踪影, 什么都把握不住。有这些诗歌习作在, 总算时光留痕, 见证着生命历程中那一个个永远失去而又永难忘怀的日子。旧梦前尘, 鸿爪雪泥, 有诗为证, 堪供回首打量, 可谓幸甚哉!

诗是散文无法表达的部分。在散文止步的地方, 诗启程了。但新诗无形式, 尤其是那些无韵的新诗, 仿佛散文的分行排列。还有散文诗, 本身就介乎两种文体之间, 兼容诗和散文, 比诗稍事铺展, 比散文则要含蓄省净些, 所以, 诗与散文的界限颇不易分清。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是形式问题, 诗人普遍滥用自由, 诗意甚少而篇幅甚长, 啰唆累赘、枝蔓芜杂, 诗也就和散文相去无几了。把新诗尽量写得精短些, 以少总多, 以有限传示无限, 是拉开诗与散文距离、突显诗的文体特征、提高新诗艺术质量的关键。新诗虽不必要像旧体诗词那样有

一固定程式, 但新诗一定要在大自由中懂得自律和节制, 向古典诗词学习炼字、炼句、炼意, 借鉴其意象、意境艺术, 追慕其天人境界, 再植入横移的世界性质素, 如此, 新诗艺术才有望进乎技矣。

诗无定法, 怎样写都是允许的。《诗经》的赋比兴, 本就包含了叙述、描写、抒情、议论、比拟、暗示、联想、象征等各种表现手法。文学史上的各种文体, 也是互相影响、借鉴的。中国号称诗国, 诗歌对各种文体的渗透是笼罩性的, 散文追求诗意, 小说穿插诗词, 戏曲的唱词都是抒情诗。但各种文体也不断地感染诗歌。可以以诗为文, 以诗为词, 也可以以文为诗, 以文为词。古代的辞赋、骈文、箴铭, 就既是诗也是文; 现代文体更有所谓诗剧、诗小说、散文诗等彼此交叉的类别, 现代诗也颇注重叙事性与戏剧化。作为艺术实验, 各种写法都是可以尝试的, 各种文体因素都是可以吸收的, 营养应该丰富, 趣味应该宽泛, 视野应该开阔。但诗歌的基本文体特质, 则必须在总体上加以保持并不断得到强化。

至于诗的内容和表现, 则应立足于现实的感觉与体悟, 上下贯通历史与未来, 自然与人事, 感性性与知性, 现实性与超现实性, 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 地域性、民族性与世界性, 新与旧, 创与因, 个人与群体, 国家与社会, 民族与人类, 整体呈现一种有机融合状态。但具体到每一首诗, 其内涵若何, 则无定规。表面上必须采用个性化的方式, 从个人视角切入, 以小我的面目出现, 用小我折射大我, 而决不能用大我取代小我。今天的诗人要有明确的文学史意识, 要清楚前人、他人要写过了什么, 写到何种程度, 这样才能既有效地学习、借鉴前人、他人, 又自觉地避免在内容和表现上与前人、他人的雷同、重复、避免盲目的无意义写作。

在李白写过诗之后, 自己怎样写诗, 这是每一个晚生的诗人都必须认真面对的严峻问题。世代累积异常丰厚的诗歌史, 早已名家辈出, 名作如林, 今天热爱写诗, 注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艰难。原创性的诗歌和大诗人不

会再出现了。晚生的我辈在创作上和理论上不必存有开辟鸿蒙的奢望, 否则就是无知和愚妄, 可笑之至。今天的诗人, 能够为诗歌史增添哪怕点滴新质, 或者仅仅是把前人的诗意换一种有新意的表达, 也就无愧于诗人的称谓了。只要看看今日文坛, 虽然到处都充斥着颠覆与解构的喧嚣, 可又到处都是“前人的文本从后人的文本中从容地走出来”的有趣现象; 看看今日艺坛, 画不出花样的画家纷纷脱掉衣服, 热衷于暴露生理器官的所谓“行为艺术”, 就该明白今日文学艺术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衰竭溃散, 已经达到无可救药的程度。所以, 用完全新创的标准来衡量, 时至今日, 文学艺术无疑已经黔驴技穷, 陷入困境甚至绝境。不过好在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微缩的人类进化史, 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再现的, 人类的生活、情感在总体上是重复循环的, 但对每个人来说则都是第一次、是新鲜的。每个人的阅历、情思、心境, 都有诗意的成分, 并在特定情境下产生诗意表达的冲动, 这是由生命的质性所决定的人的内在需求。这种诗意是散文小说、视图影像都无法很好承载的, 只适合入诗。因此, 把诗歌落实到个体、个人化的诗意表现, 即可视为新的表现。这就是今日写诗的价值所在, 也是备受物欲挤压的诗歌不会消亡的真正原因。

与古典大师的诗歌文本相比, 今日诗歌的新, 基本是个人意义上的, 已经不具备人类的整体意义和诗歌史意义, 这是一种相对的、局部的、不完整的、不新的新; 而古典大师的诗歌文本, 不仅对个人是全新的, 对人类整体和诗歌史也是全新的。古典大师的诗歌文本, 说出了自己没有说过的话, 同时也说出了人类没有说过的话, 并且为诗歌史贡献出前人所未有的新形式。当代诗人的诗歌文本, 说出了自己没有说过的话, 但这些话前人和他人或许早已说过了, 甚至说得更好, 在形式上也不大可能再有何新的建树。这是晚生者的悲哀。

在写下小册中这些新诗和散文诗习作的同时, 还有一些情怀心境, 感觉更宜用旧体诗

词来传达, 于是又断续写下了为数不算很少的旧体诗词习作。与旧体诗词相比, 新诗更难写, 因其无形式依托, 全靠新意取胜, 随着年岁老大, 敏锐度钝化, 感悟力日差, 所以2002年以后, 新诗基本上没有再写。旧体诗词则因有现成的精美形式可以凭借, 只要具备一定的语言功夫, 就可便捷地表达日常的思想, 所以没有间断。今后有机会, 或可把它们挑选一下, 专门结一集, 因此这个集子里不收旧体习作。

小时候从父母那里接受诗歌的启蒙, 或许是天性使然吧, 于似懂非懂的懵懂中, 对旧诗和新诗竟是一例的喜欢。早期新诗人徐玉诺先生是父亲的老师, 徐先生新诗、旧诗皆佳, 父亲时常谈起徐先生的诗和逸事, 这对一个喜爱诗歌的孩子来说, 无疑是一种意义和影响非同一般的浸润濡染, 所以, 待年岁稍长就疯狂写诗, 梦想做一名诗人。多年的涂抹, 偶有个个别篇章、句子、意象略见新意。惜乎才力单薄, 终归好梦难圆。虽然对诗歌的热爱并未减少, 后来还在痴迷地读、断续地写, 诗人梦却是不再做了。长期在大学中文系教书, 从两鬓青青的助教到两鬓微霜的教授, 诗歌鉴赏、研究一直是自己的职业, 围绕着职业, 读诗、评诗、写诗, 也似乎形成了良性循环。自付因为写诗, 略谙个中甘苦, 所以读诗、评诗, 庶几能够多些亲切, 多些滋味, 而不至于沦为只评不写者时或不免的隔膜、架空和干涩。尝试着动手写诗, 对于诗歌鉴赏评论、解读阐释, 对于诗歌研究和教学, 确实大有帮助。

处身这个诗性遮蔽、诗意缺失的年代, 因而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诗歌与自己生命生存的须臾不可或离。回首既往人生, 因为有诗歌的加入, 所以在平庸、简陋、窒闷、晦暗、痛苦之中, 也自有令人陶醉的激情、美丽、灵动、澄澈、欢乐。瞩望此去人生, 为了更好地安顿自己的心神, 也为了更加尽职尽责, 使自己有能力和庸俗文化流行的大学校园里的青春生命添加一点不可或缺的诗意和诗性, 自当一如既往, 在读诗、评诗、写诗的循环中, 循环不已。